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一

宋 秦觀 撰

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太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以來雨霪不止漫溝明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敵唯唯毫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履
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筭絃承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鑄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鍾焉其形有

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鈸衡
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
材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鏹鍾古樂
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
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

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
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姜
姬夕爲蕉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躋清餓和黜
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鐻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樂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簋之一辭遽月弦
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怳其復覲謂庭貢之是充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劒而莫售嗚呼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劒趙璧隨珠捷爲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馬在乎豈復
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鏹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
鼎爲鼐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縑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
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鳴
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
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洹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蟻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
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
淳解酌以注噍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泮然霑汗然後乃
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
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綆
注缶揮以大箴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
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

唐是師跣跣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槩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微而瞽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

靚青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
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劒而哦
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
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
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
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
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
朝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
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

闕

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

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
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
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
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悞心切詞迫瀆渙至靈俯企惶懼唯諸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
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蛇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
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
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
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
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
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
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
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
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爲
沴雪積袤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雪荐作寒氣摠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爲舒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二

宋 秦觀 撰

文疏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某神惟大荒落陽氣浸
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
民憐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於神惠此東臯日
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稷且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鬼
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箴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
樽有旨酒豆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群盜竊發剽
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
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
奉綸言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
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
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
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
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遊士亦永歎矧在敝族

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
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於朝言旋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泣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且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敢伸悃悞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獮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叨預仕途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祇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
筭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
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遣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鐙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癸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
戎恭請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算增隆日
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闕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峰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水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鉢鎚實作
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湏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
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峰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雘之
鼎新飛閣浮塔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
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久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峰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揔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慈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實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揔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剎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剎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
塔閣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
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
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圻海滋深願辭
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爲邊

淮海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三

宋 秦觀 撰

誌銘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廷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與行有

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

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
孝於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
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
爲從事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
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
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
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邱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
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

夫人祔葬始鑲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廷有
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
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為嗟吁如霆忽厲
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茵暫敷竟復
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祀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
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

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
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
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
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
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執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
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
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寂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彊邀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

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己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
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淝之上臨濟之後自江
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笑
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
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倡
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
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

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
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
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濟
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
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
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久
緣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爲
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

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驪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
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
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
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學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
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

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搢紳所推諸子若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
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
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
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
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克賦者檄取所爲文君嫌於求
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
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
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
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
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
視君以爲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
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
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
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

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訕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

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

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
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
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鏡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直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
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
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

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咲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

不汝瑕疵豈伊黽免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
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
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饒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似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
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
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
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
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

以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胄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其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臯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

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崖鄉府君之墓
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
蔡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
一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
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
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
利迄終無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祇
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

處廊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
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
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
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噙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
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耰搏虎兮更衆難自覈

不迷兮邈考槃
蹇民多艱兮戒求全
高明家室兮鬼笑
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
蔓蔓荆棘兮上造天
莫窳一作窳窳
磨牙兮交術
阡勿應其求兮
啣深冤掩關自娛
兮解憂患
啜菽飲水兮顏悅
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
紫雲氣亟明星爲
穎窟作刃研永寶用
塚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冒頓强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

實部使者爲之商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
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
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
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
瀘州州上接犍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
望箇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
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
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

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母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

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首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

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
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
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
則乞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
果以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
戰于羅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
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
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遽分屯奏

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

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爲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

長子翰林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輒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

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
揭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四

宋 秦觀 撰

贊跋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
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駭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騁尾鬣奮驚背而
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
泠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
無事禪

書王蠋事後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剝身戮尸之患
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
爲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
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馬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玉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却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
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荊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
為秦相不以懺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
田駢慎到接予環駟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卧直舍中

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
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
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莊泊
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泐躡槐陌窺鹿柴
砦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纈家瀨酌金屑泉過
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綦奕茗
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沉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羗人
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
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
延師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羗人必爭
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
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羗人數十萬奄至城中
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

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
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
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
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
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
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
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汝南學官被詔至
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師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

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
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
二人者自苦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
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
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
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

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
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
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
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
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監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
麓中故人書札見麻溫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
能自己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

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為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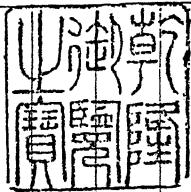
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
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
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
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
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
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

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
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
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
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
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
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
劒泊一礪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

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
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瑜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
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
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五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謄錄舉人臣黃煒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五

宋 秦觀 撰

跋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一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

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
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
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
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
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
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
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
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班固
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
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
以為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

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凱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榻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

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厯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
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
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
又況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
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
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

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

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

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歷學以漢家所用四分
乾象歷推之是歲己亥三歷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
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
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
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
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

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
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
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
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
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
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
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
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

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需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

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

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

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
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
孫智永爲比邳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
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
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
稱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

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
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
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
所榻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六

宋 秦觀 撰

狀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
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官子
孫家馬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
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

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為黥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

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羸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橫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為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悉休宿衛

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閹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

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
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
忠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
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
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
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
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
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

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湏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

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
公以劔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劔南者舉
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
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
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
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
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
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

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賊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

之弊又言劔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
法宜各置令轉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
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
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
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閬爲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
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陞見

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
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
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兗
鄆單濟曹漢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灤夏秋霖
潦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
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
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
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

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宣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摺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

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
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歛之
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
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
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勾當公事之刻
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
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
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

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

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
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
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
納官例充役如故湏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
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
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
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

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
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
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
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
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
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
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
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

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

間士大夫驚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為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

於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

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
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郡鳳州司法參
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
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
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
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
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頡昌府陽翟縣
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

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
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
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
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
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
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

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歛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抉剔含負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
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脅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
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
也即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
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
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
寬厚給使皂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
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

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
筭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
屨相從蔬食清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
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
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竒君病殆時至取毒
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
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
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

乃嘆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盡爲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

之妻而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
有才藝父母獨竒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
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
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
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
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
之喪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
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

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
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
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
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媼市砒
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媼為市與之遂以
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樂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
趨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
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

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已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潜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

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
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
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
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
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
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
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
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請達觀曰

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
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荅師因此
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
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
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
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縑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
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
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

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
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
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
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
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
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
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
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

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
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
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
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
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
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
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
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

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某月丁未葬師
於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
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
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
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間居絕口不掛事事
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
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
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

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
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
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
號穉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
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縉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爲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
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
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

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鐘樓幡剎厨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
林巖山也卧龍爲郡守所治而巖山少東不能正受秦
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
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
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
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
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
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

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
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
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既
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
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
無窮不亦韙歟觀承命掇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
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北之恩墜露增流以致耿微之意前
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
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
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
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
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

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明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七

宋 秦觀 撰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
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
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
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

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矣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

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
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蔣邢茅胙祭之國
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
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
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
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
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

尊養嚴却客疎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巋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

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舍之車駕以馱馱

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
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
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
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
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
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
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
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

柏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
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
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
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
之文錄在異卷贅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
焉夫大治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
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
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

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臺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
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
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
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掩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
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為戒
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劔之似莫耶者惟
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
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
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為文投執事而
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為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

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閤下也前日復衣食所
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
區方謀繼見而閤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
猥賜薦寵以為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
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為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棄之如故以俟
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為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為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為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駕驂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歛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我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年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

為介紹談說道真以為贄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閤人冒汙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閤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贄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閤人莫識其面而閤下獨見其骯髒之文以為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疎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

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
鹹敗所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
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
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
以為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

為溫入心則為熱入肺則為清入腎則為寒入脾則為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為子母夫心為子肝為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

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為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

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
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閣下之門
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
奉使京東入為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
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
以聲聞過情深為同進所忌閉闕却掃罪惡日聞然則
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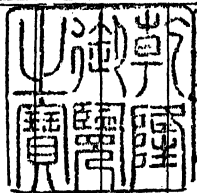
克賦乃知君子之所為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為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千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間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

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為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三十七